

秋天里

□ 杨翠萍



记忆里，单独与大哥一起干活只有两次，这次是第二次。

第一次要追溯到几十年前。那也是一个秋天，我上小学，村里该收秋了，学校放了秋假，我跟着母亲回了老家，老家有很多乐趣，但是吃水很困难，要走很远的路。村里有一个石池，池里的水都是下雨天街道上流过来存下的。池满的时候水呈黄绿浑浊状，等浑浊物沉淀下来，水也就见底了。秋后及冬春时节，家家户户就得走很远的路去活水井上挑水，很是费力。在我的记忆中，村里有活水的地方有两处，一个是石池凹，一个是南井沟。那天与大哥一起去的地方就是南井沟。

我和大哥相差9岁，可能是年龄上的差距，大哥与我很少交流。那天，我在大门口的石头上有模有样地看书。大哥挑着水桶从院里走出来，问我：“去南井沟挑水，去不去？”我把书往石头上一扔，高兴地站起来说：“去。”大哥在前面走，我蹦蹦跶跶在后面一路小跑。

南井沟有两眼活水井，一眼在沟里，一眼在沟口，那次挑的水就在沟口的那眼。

活水井不算深，井底与周身全是垒砌的青石头，石头光溜溜、湿漉漉的。站在井口和井底都看不见出水口，家家户户都去挑水，井里很难碰上能淹过桶的时候，要想打上水就得下到井底去舀水。一个人去挑水，得先把桶吊下去，人再踩着石缝下去，把桶舀满后，攀着石缝上来，再把水桶拽上来。

到了井边，大哥把绳子一头系在我的腰上，把我吊了下去。到了井底，大哥喊我把绳子解开后，他把绳子拽上来，再把一只桶吊下来。我蹲在井底，把桶挪到脚边，看着井底的水缓缓从脚下的石缝渗出来，汇集到一个小水坑里，等小坑里的水能没过马勺，就赶紧舀进桶里。桶舀满了，我站起来把绳子系在桶梁上，然后喊大哥拽上去。大哥弯腰先试了试，感觉绳子吃上劲了，两三下就把水拽了上去，随后又把另一只桶放了下来。

回家的时候，太阳已经落山了。群山褪去了光辉，那株火红火红的桃树好像也不那么红了，南井沟暗了下来，四周静悄悄的，远处有羊倌的吆喝声和羊儿的咩咩声。



西风颂

□ 夏复田

雪落。在牛屎岭上
六边形的冷 等边地粉碎

小溪的履历里
小段 白色
立场。面目不清

潺潺的寂静
被动车接走

薄暮。比来时薄
黑芝麻
铺好。星夜的床

一座香炉
被晨钟煮沸
呼啸。开满枝头

雨水

□ 庞文生

父亲拿起拐杖的手
没有了拿起锄头的风声，雨水
在香案上被我小心翼翼
搬到院里

这些琐碎的农事，如今略显
陌生。通向山坡地的小路忘记了
怎么呼唤亲人，我说咱们走吧

孱弱的乡村抬头看了看天
那些睡在黑夜里的种子
开始回溯到胸口

故居

□ 梅亭

找块空地，或者溪边的菜地
你若有心就在故居前栽些梅树吧
我想你时——
就过来看梅，顺便看你

有时我会坐在溪畔乱石上
看那棵老朴树的枯枝举着断面的年轮
探出溪流对岸
听溪水跌落堤坝下无奈地叹息

我不会带来水底卵石的圆滑
清澈透凉的溪水抚摸脚背
转身时，捞出天空沉淀的湛蓝
等待花开

风的背后

□ 吴长颖

疾驰而过时
有一片背影臣服在某个位置
窃声私语时
暧昧的音和着此起彼伏
有温度的，降低
没温度的，更冰
深度里是亿万年前的城
浅薄处有脚下脉络交织相触的根

来吧，这无法阻挡的涌动
取这喂养世间的流动不歇的空气
铺平街面，铺平山河
一脉承接的根系在日月下平静呼吸